

緊急時期的世界與中國

# 緊急時期的上

每冊實價捌角正  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

錢亦石

發行者

上海福州路  
生活書店  
第三八四號

印刷者

生活印刷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再版

# 代序

## ——世界現勢與中國——

國際間的風雲，的確日趨險惡了！如果我們肯睜開眼睛，無論在西方或東方，都可看出暴風雨快要襲來，祇須再加上一個偶然的因素，我們立刻可以見到刺目的閃電，可以聽到震耳的春雷。倘若暴風雨一旦降臨，倒霉的不僅是那些竹籬茅舍的貧家小戶，連住在洋樓廣廈的貴人，也不能不受到若干恐怖吧！

I  
——  
中國是東亞風雲的中心，自「九一八」以來，在暴力侵略的過程中，國土一大塊一大塊的被強鄰割去，到現在，還是「見其進未見其止」。而且別處的天空一發生陰霾，每每又影響到東亞，使東亞的風雲爲之變色。近幾年來的中國，就

在這種環境下受人擺佈，即是說，國際舞台上的任何事變，給中國的影響實在太大了。所以，我們想突破當前的危機，就不能不認清世界現勢。

誰都知道：戰後國際形勢的特徵，是有兩個不同的世界，一為資本主義世界，另一為社會主義世界。我們要從萬分繁複的現象中，看出全世界的真面目，必須懂得兩個世界的矛盾，乃是一切矛盾的基點。在這一基點之上，英法在歐洲曾演過多次反蘇聯的趣劇。不料二三年來，法國已從蘇聯之敵變為蘇聯之友，法蘇互助公約業由法國參眾兩院通過了，這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。最近英蘇關係也有相當轉變，至少應該說：這兩個國家在目前沒有直接正面的衝突。可是英法暫時放棄反蘇聯的任務，並不是說兩個世界的矛盾從此消滅，正相反，反蘇聯的大旗已落到日德兩國的肩上了。日本在東亞方面向以反蘇聯號召的，「滿」蘇邊境問題與「滿」蒙邊境問題，不斷的引起紛擾，隨時有火併的可能。希特勒在西方也有瓜分烏克蘭的計畫，米美爾問題或者是進攻蘇聯的入口吧。這兩個「黑

花臉」不僅在暗中眉來眼去，而且已勾搭成功，所謂日德同盟當然以反蘇聯爲其主要的對象。橫臥歐亞之間的大熊，是這樣被人暗算的！

無論各資本主義國家怎樣想在反蘇聯這一點上共謀團結，然而各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裂痕，——不，相互間不可逾越的鴻溝，總是一天天擴大。就西歐言，法德的世仇，英意由東非問題所引起的惡感，都無法消滅。而且維持歐洲安全的羅迦諾公約居然被希特勒撕破，不許駐兵的萊因區又重見「第三帝國」的鐵騎了。這麼一來，火藥庫遍地的歐洲似乎有火光燭天的危險了。東亞呢？情形也沒有兩樣。日美的盤馬彎弓固不必說了，就是老盟友的英日近來亦有互不相下之勢。英國所公佈的國防計畫白皮書，強化海陸空軍，強化遠東的防務，頗使日本感受不快。太平洋上的怒濤與歐洲的火藥庫是一樣可怕的。

不過差強人意的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和平運動的抬頭。集體安全制度本是蘇聯提出的，近來已得到若干國家——維持現狀的國家——的贊成，尤其是人民陣線

勝利後的法國更藉蘇聯以自重，前面所說的法蘇互助公約早經參衆兩院通過，便是鐵一般的證明。就是英國在德意兩個法西斯國家狼狽相依的時候，也不得不在英法合作的式形下，共同對付侵略者。甚至新世界的美國，近來受到世界大戰的威脅，亦在汎美和平會議的形式下，拉攏拉丁美洲各國以與外來的侵略者對抗。儘管資本主義國家接受集體安全制度的動機，及其終極目的，與蘇聯不同，可是既經在事實上參加這種制度，無疑的要使緊張的時局暫時鬆一口氣。

如上所述，我們似乎還可以說：目前國際形勢仍處在戰爭與和平的歧路中。固然，從某一方面去看，戰爭的因素正在增加，然而從另一方面去看，和平的曙光仍未斷絕。在這種環境之下，我們中國——俯仰由人的中國，就遇到空前的危機了！如果戰爭爆發（不管從西歐開始或從東亞開始），整個中國就會很快的陷入炮火之中，我們的一切，都不可避免的化為灰燼。如果和平的局面，還可撐持下去，侵略者當然要利用這一瞬間的和平來準備大屠殺；而我們的強隣，又當然

要趁大屠殺未開幕以前，想一口氣把中國吞下去，藉此爭取未來大屠殺的勝利。這即是說，暫時的和平也不見得是中國之福。

那麼，難道中國就無路可走麼？不是！決不是！中國雖遇到空前的危機，並非無路可走，我們是被宰割者，被宰割者如能不怕犧牲，與敵人決鬥，則我們的前面仍有一條生路。不過這條生路決不是那些甘心做順民的中國人所能達到的。

阿比西尼亞的抗意戰爭，印度、埃及與巴力斯坦的反英怒潮，敘里亞的反法運動，都是被宰割者自求解放的榜樣。我們要趁世界大戰未爆發的時候，來準備武裝抗敵的工作；我們利用國際間的各種矛盾，來確定革命外交的方針，我們要聯合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，建立集體安全制度，來制止戰爭的爆發。我們不相信什麼「流血感化論」，等待敵人自動的放下屠刀，我們要衝上前去，奪取敵人的屠刀，並逼迫他們縮回侵略的魔手。

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的焦點，是世界問題的重心，同時也是世界現勢轉變的

關鍵。所以，中國的命運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，世界的命運也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。

我們要拯救中國，我們要改造世界，我們拯救中國即是改造世界的起點！  
爲改造世界而拯救中國，我們的勢力決不是孤立的。我們振起勇氣吧！我們大家奮起爭回中國的運命吧！

# 目次

代序——世界現勢與中國……………一

## 上篇 世界政治的演變

大戰前後各國政治制度的總輪廓……………一

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……………二

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……………三

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……………五

世界進入一九三七年……………七

## 中篇 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世界經濟危機與第二次大戰·····  | 一五 |
| 現代中國經濟的檢討·····     | 二〇 |
| 拉西曼報告書的研究·····     | 二五 |
| 論中日經濟提攜·····       | 二九 |
| 世界經濟危機與中國經濟危機····· | 三三 |

## 下篇 世界與中國的前途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世界經濟發展的總趨勢····· | 三三 |
| 中國國民經濟的出路·····  | 三八 |
| 太平洋民族解放的展望····· | 三七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中日關係的前途·····       | 二〇 |
|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的前途····· | 二五 |
| 世界和平還能挽救嗎·····     | 三〇 |
| 中國能跳出半殖民地嗎·····    | 三三 |
| 今後各國政治制度發展的趨勢····· | 三六 |
| 附錄                 |    |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民主政治論····· | 三九 |
|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|----|
| 校後記····· | 六一 |
|----------|----|

## 大戰前後各國政治制度的總輪廓

一國的政治制度，是與一國的經濟組織分不開的。用現代社會科學的術語說，後者是真實基礎 (Real Foundation)，前者是上層建築 (Super-structure)，政治制度與經濟組織分不開，正如上層建築與真實基礎分不開一樣。我們常聽到這兩句名言：『風磨機 (Wind mill) 給我們以封建貴族統治的社會，蒸汽磨機 (Steam-mill) 給我們以工業資本家統治的社會。』風磨機與封建貴族統治有什麼關係呢？蒸汽磨機與工業資本家統治又有什麼關係呢？正確的解答，就是：某種生產力乃產生某種經濟，某種經濟乃產生某種政治。這是從社會的靜態說的。我們又常聽到：『經濟基礎一有變動，巨大的上層建築便隨之而緩慢的或急劇的變化』的名言，這即是說，經濟基礎的變化，可以引起政治方面的變化，可以決定

政治方面的變化。這是從社會的動態說的。無論從靜態觀察也好，從動態觀察也好，政治制度與經濟組織，總有拆不散的姻緣。

我不想把話頭拉得太遠，就以法國大革命為例，作一個具體的說明吧！

真的，如克魯泡特金 (Kropotkin) 所說：『使全歐震動的，推翻了一切的，數年之內開始全部改造工作的法國大革命，是如宇宙的自然力一樣，分解而又集合，創造了一整個的世界。』在這被創造的世界上面，最引人注目的是：高豎着『自由平等博愛』的旗幟；從此以後，議會政治便鼓盪而成時代的怒潮。這不是偶然的，簡單些說，就是法國的經濟條件，在當時已跳出封建制度的樊籠而走上資本主義的大道了。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時代最流行的政治形式。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種子萌發之處，即是議會政治降臨之處。一部十九世紀歐洲政治史很透徹的把這種事實說明了。豈僅歐洲如此，即落後的亞洲也不是例外，日本的明治維新固不用說了，就是中國的辛亥革命亦何常不是依照法國大革命的模型來改造東方

呢？

如上所述，議會政治以資本主義為地盤，本是歷史上的鐵案，無論是誰都不能否認的，可是這似乎祇適用於初期的資本主義，即是說祇適用於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。因為資本主義處在自由競爭的階段，新興的資產階級要壓倒舊的封建勢力以謀自己經濟的發展，不能不在政治上取得一種武器；議會政治就是資產階級藉以壓倒封建勢力的武器，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防止封建勢力復活的武器。所以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與議會政治，成了相依為命的伴侶。然而萬物是生長流變的，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，到了其本身所包含的各種因素完全暴露的時候，即變為與原來相反的另一種東西。更明白一點說，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由競爭，採用大魚吃小魚的方法，即大資本吞併小資本的方法，不可避免的要變為資本主義末期的壟斷制度。從自由競爭（工業資本主義時期），到壟斷制度（金融資本主義時期），即是資本主義生長流變的結果。在壟斷制度形成以後，甚至在壟斷制

度形成的過程中，則其從前相依爲命的伴侶——議會政治——也漸漸等於「秋風團扇」了，所以當帝國主義時代，即金融資本壟斷一切的時代，不僅各國相互間的經濟關係有所改變，並且各國的政治形式，政府性質，以及國家各種機關制度，亦不得不有適應的改變。在從前，議會政治的德謨克拉西，有決定的作用；但到帝國主義時代，所謂議會制度不過是金融資本的裝飾品而已，不過是唯唯諾諾的機關而已。議員的莊嚴神聖，早被卡特爾（Cartel）、辛狄加（Syndicate）、托辣司（Trust）……的鐵帚掃得乾乾淨淨。的確，議會政治在某些國家內已經名存實亡了。

這還是就大戰以前說的。歷史的車輪轉到一九一四年，人類大屠殺的悲劇發生了。在砲聲隆隆的時候，軍權高於一切，德國的威廉第二固然是一個專制魔王，就是法國的克雷孟梭（Clemenceau）也染上獨裁的色彩，議會政治似乎已臨到末日了。然而歷史的發展，畢竟是迂迴曲折的，有時彷彿是前進一步後退兩

步。戰後的情形，就一般說，本是議會政治沒落時期；可是在趨向沒落之中，仍有迴光返照的現象。大戰的火燄，一方面毀滅了四千萬人的生命，毀滅了參戰國家四十二年的國庫總收入；另一方面却葬送了若干王朝，特別是霍亨索倫（Hohenzollern）、哈布斯堡（Habsburg）、羅門諾夫（Romanoff）三個根深蒂固的王朝。於是南斯拉夫的科佛宣言（Declaration of Corfu）發表了，德意志的威瑪爾憲法（Weimar Constitution）公佈了，俄羅斯的尼古拉第二（Nicholas II）、奧國的查利皇帝（Emperor Charles）都成為階下囚了。老牌的國家如德俄奧匈既宣布共和；新興的國家如波蘭、捷克斯拉夫、芬蘭、愛沙尼亞、拉特維亞、立陶宛、以及土耳其，已不要皇帝；就是戰後擴大起來的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，也於保存王政之外，施行議會政治。在這些事實之前，竟有若干政論家誤信一九一四——一八年的大屠殺，是「為德謨克拉西而戰」（War for democracy）。

是的，從表面去看，當時德謨克拉西的呼聲是比較流行的。各國都要求有代

表民意的議會機關，這種議會機關多爲兩院制；此外應該有一個大總統，或是一個由憲法嚴密限制其權力的國王；內閣對議會負責；所有這些，都未跳出十九世紀德謨克拉西的範圍。而各國製定的新憲法，大抵率由舊章，有的仿效英國，有的仿效美國，但以仿效法國者爲最多。爲什麼如此？據一般的解釋，凡是製定新憲法的國家，不是因戰敗而改造，便是因和約而產生，當它們製定新憲法的時候，對於協約國的喜怒，不能不妥爲留意，於是東施效顰，爭以戰勝各國的憲法爲榜樣。意在謀得協約國早日承認而已。至於仿效法國者爲最多，則以法國乃小黨林立的國家，與英美由兩大政黨更迭主政者不同。新興各國都贊成比例代表制（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），實行比例代表制的結果，勢必產生多數政黨，依照這種情形，與其仿效英美，倒不如仿效法國更爲適宜。

如果撇開表面的現象而進一步觀察，我們不難窺見戰後德謨克拉西的極盛一時，彷彿如小兒吹泡沫一樣，在某一剎那間，固然紅紅綠綠煞是好看，但時過境